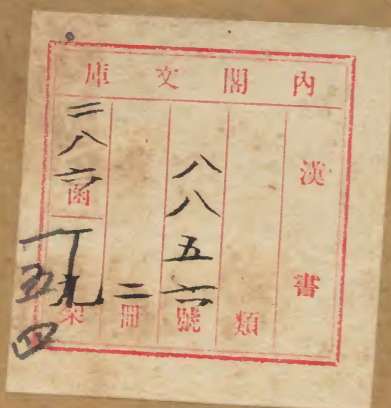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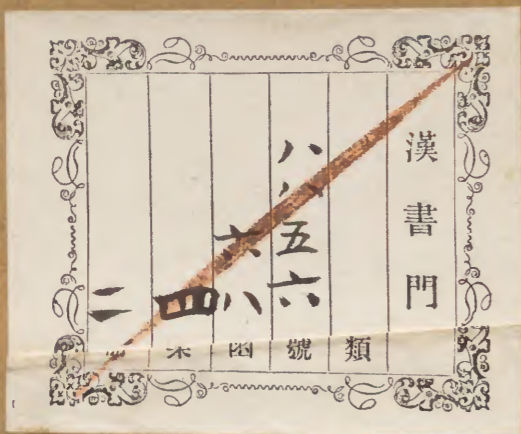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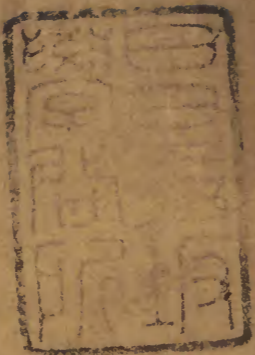


奉天錄

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56
冊數	2 ( 2 )
函號	286 154



奉天錄卷三

唐趙元一撰

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實救鴈門之急功無與議也然而大駕再遷亦懷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燼阻兵頡頏臣節遂虧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參伊呂而不能全何終始之不一也懷光既招朝議自居反側降吳不可歸蜀無路謂三軍曰吾進無王翦益兵之過退無李廣失利之憊吾心惟勤王而聖主見疑錫之鐵券吾騎虎捨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爲盟主今是時也吾觀兵河中晉之舊壤秣馬訓士以候天時看其形勢見機而取之卞莊子



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軍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陽城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時上幸梁洋關中四鎮各屯兵戒嚴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適從

時檢校右僕射李公晟以懷光進軍於東北李公戒嚴於西南以卒五千廣張旗幟列陣於滻水之陽灞水之陰遊騎至於望春樓下朱泚閉壘而守不敢枝梧

李公又使大將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襲懷光輜重騎將陽重問等五千餘人悉來款附李公謂諸將曰公等久著勤勞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節

何也公等若執迷不返則功勞併棄顛而不扶焉用彼相龜玉之毀誰之過歟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合殺不殺天賊乃發誠能見機轉禍爲福諒可嘉也請去戎器方表素心諸將士等喜躍並棄戈矛器仗山積以禮見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傑軍容日盛關中四鎮知忠義而歸附也則東北之役不戰而成功西南靈旗醜虜而喪魄斷二兇之勢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謀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以二兇之間兩面受敵遂密表行在論懷光不臣之狀陳孤軍腹背用軍之謀臣請死節王事願陛下天威遠借死日生年臣之願也上覽表潛然謂公使者

日晉帝北伐劉元海公私軍乘以從行役麴三十餅以充御食尋覽史冊莫不潸然爲之流涕朕今此行備嘗斯苦卿獨存臣節無物申得朕懷今將先帝血脉與卿爲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翦髮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將命具宣聖旨公舉身自撲濺血灑地三軍慟哭山震獸驚陣雲橫衝魚躍而沸渭將士拔距爭効死節公謂三軍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調而不射吳起善戰兵不教而不戰今饗士練師然後可用夫中國者天地之秀氣也明主之所化也聖賢之所聚也千官踴踴百辟翼翼皇上行幸爲賊所乘周鼎未輕臣死君難司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

客終聞穎脫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義聲一吐威名震於賊庭號令旣行逆命懸於鬼錄三軍賈勇若赴私讎公知士卒可用以行軍司馬鄭雲遠爲軍正察軍情焉用張彧侍郎爲都知糧料使知轉輸焉軍帥孟日華王賁等爲心膂蒐乘補卒各有司存焉軍容大盛與亞夫細柳各一時也

坊州刺史竇覲徵召百姓防城擬充行役管內鐵鐘鑄爲戎器監者盜其鐘鐵用充鑄鐻及鐻成而作鐘鳴響人謂之妖怪遂聞其州縣鞫問其故乃鐘鐵也覲自忖爲發機之首遂取鐻置於淨室焚香禮拜供

養馬

時蔡人縱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吳股慄其遊騎達於襄邑縣宣武軍先鋒寧陵襄邑兩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統卒一萬固守襄邑有轉輸之粟利器山積爲賊所乘不踰旬日軍敗城陷戎裝委粟悉爲盜資矣襄邑爲蔡人所有高翼有勇無謀不思孟明之敗遂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謀大斯言信矣蔡人僥倖遂欲長驅自謂莫敢有爭衡者時都統副使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宋亳節度劉公洽幽隴兵馬使御史大夫曲環淄青兵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

永平同華等軍有詔以劉公爲都統諸軍事五軍步騎十五萬大會決戰於沛水之陽白塔之地自辰至於申酉之間勝負相半賊益生兵我師不利夜後抽軍各不相救都統劉公宵迷細柳縱騎奔於敵營也去賊稍近步卒桓少清謂劉公曰僕射是萬里長城國家天柱軍有先虛而後實今少有不利縱騎奔敵以愚度之恐非計也便逼劉公而控其轡劉公謂少清曰若審爾者終不相負假我戎器意乃決也少清以戎器授於劉公遂控轡而迴三更達於宋州劉公收離集散保守城池秣馬厲兵以俟後舉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縱兵攻寧陵自襄邑達

於寧陵路經七十里外水陸荐至樓船河中魚貫相  
次步騎兩岸蝟毛蜂起蔡人驍捷自謂功在頃刻時  
寧陵兩城都知鎮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彥昭宣武軍  
馬步都虞候先鋒救援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劉昌御  
史端公張昌等築壘清野秣馬訓兵憤氣填膺誓雪  
國恥蔡人恃衆攻逼城邑自秦漢出師攻戰之具未  
足多也公皆禦之九攻九拒百戰百勝元兇使道術  
之士置土壇祈諸風伯承風放火焚蕪戰棚凡數百  
里閒煙焰衝然風勢愈急兇徒順風上城攻掘女牆  
百堵皆盡戰士多難之高公按劔登陴而望之見兇  
醜方盛將士不安乃仰天而嘆曰今逆豎馮陵兇威

轉甚皇天后土豈無靈應者哉昔呂光伐龜茲也尚  
感神獸呈質而軍師大興宋祖之伐慕容蒼鵝入幕  
今仗皇天之威爲國除殘去害若運數有終彥昭請  
死於此城以勵臣節如其國祚再昌上天降鑒使請  
迴風知神理之幽贊也言訖而風迴三軍賈勇請求  
死鬪女牆高處公令旋立木棚與賊交鋒狂虜奸謀  
一夕萬變公皆隨而應之棚上烏衣者如光武之鴟  
路焉

時中丞劉昌潛謂左右曰乘勝之軍不可敵況彼衆  
我寡倍兵不戰軍機所誠不如拔城以示弱東至宋  
州與僕射連轡出其不意功必易成遂令廝養之卒

策騎而備焉高公知之勅諸守人各固封界無令失  
機遂自往下城先謂公曰頃為女牆戰棚未得用機  
今戰棚已燒女牆又盡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勳  
在此城取之劉公有所懼強請高公曰准節昌取之  
疑此中丞勲業何啻淮西也二將言訖高公登城號令  
三軍曰劉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  
救援之軍彥昭是兩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將士  
身中刀箭者並於城內養之彥昭棄城而遁則傷者  
死於內逃者死於外何以能安三軍忝與兒郎為主  
不能堅守城池忍遣兒郎頸犯白刃吾不為也且軍  
令在和不在眾謀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敵也昔

謝安石以羸兵七萬敗苻秦百萬之師魯姑女子之  
義尚能罷齊軍之眾況丈夫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匪  
石之心確乎不拔臣節有在三軍將士或號或泣喜  
躍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兒郎等死日生年於是距躍  
曲踴請求死戰

自此以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後並皆上城  
三軍同心萬人一德劉公見公色多媿赧高公諭曰  
昔賢之用兵也任賢才布德政不戰而勝不攻而取  
今之用兵也尚竒策重權謀守必全戰必勝今以國  
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盜移都且須散金帛犒師旅使  
聞鼓而蹈湯赴火聞金而星布雲合賞給之備請中

丞條流城外小虜不足爲慮

時圍益急西北角女牆悉盡賊居平坐顧視城中無不委悉軍士皆有難色高公精貫白日神情自若謂三軍曰今是壯士封侯之始忠臣効節之秋明主立賞以待賢懸爵以錫功彥昭身先士卒有異議者當按軍令言訖按劔前進慷慨咄嗟畏我忠誠賊軍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馬大會將士肉山酒池三軍皆醉高公爲三禮之將戰士爲萬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茲日賊雖小退兵衆尚強高公命幕佐修狀請益兵判官尚華狀稱賊於西北壘道更高左擊右攻平視城內日夜交戰以棚爲牆鋒刃相持不踰咫尺伏惟

僕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遊魂之年返骸之日謹錄狀上伏聽處分判官將呈高公高公見之謂尚華曰判官輕我軍士卑我將帥若值六國爭衡吾則與廉藺齊驅如逢佐漢開基吾則與韓彭並進今城外小虜可以權道取之尚華未盡深意焉得壯彼兇威易我王師乎索紙自修其狀高公狀云看此賊勢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頻日出師乘其不意生擒大將等三十五人今見所令由錮身送上斬首三千二百級賊徒膽破軍勢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遠憂謹錄狀上劉僕射得狀忻然慰懷謂將士曰良將在西吾無患矣選驍勇之



士八百人重加錫賚戎械鮮潔令赴寧陵半夜而入  
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  
百鞞鼓一振萬矢在弦鳴笛一吹千弩齊發兇徒瓦  
解何牧野之類焉遍野積屍豈昆陽之可匹蔡人謂  
我救軍從天上來遂亡旗而遁高公練其騎士追之  
俘斬萬計自寧陵至於襄邑樓船寶貝悉為我有倉  
庾輜重實我資糧汴河之陰枕屍數十里皆高公義  
勇之功也

時劉公書與高公勞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國家之  
襟帶元兇傑逆竊弄神器洽與五軍大戰幾落奸便  
走馬奔馳分為擒虜昔燕昭王收燕之餘人欲報強

齊雪先人之恥折節下士卒招賢俊築壇拜節郭隗  
為師於是樂毅自魏而至燕國既安人民樂為用也  
以樂毅為上將軍糾合諸侯共伐齊下其七十城今  
洽為國除殘去害天借賊機官軍不振賴中丞異代  
閒生夷兇翦暴心貫白日功高一時請迴洽官爵並  
與中丞事寧劉公表奏焉詔拜公御史大夫實封一  
百五十戶

公英謀獨斷為天下紀綱武略雄圖有濟時之策變  
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測竒謀拔濮陽則齊魯亡魂守  
寧陵則獨正王室趙魏燕齊之列將爭來款附嗚呼  
天降兇孽禍亂相尋蚊蚋亂飛處處皆有高公獨守

孤城奮不顧命徘徊嘆息嗟漢祚之暫衰慷慨懷忠  
知唐運之復振烈士臨難而盡節忠臣見危而致命  
力竭弓劒血殷朱輪杖戟咄嗟懦夫憎勇積屍成觀  
豈寧陵之足高流血成池嫌汴河之不廣元兇遁走  
江淮又安千載之後尋巨唐良臣傳知高公盛德之  
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內鄴侯關中而已哉夫子曰丹  
漆不文白玉不珉質有餘也公之元勲碩德巧思竒  
謀隨機應敵戰必勝守必全實曠代罕儔也  
時壽州刺史御史張建封總師五千屯於霍邱時希  
烈兵威大盛一戰而伯儀棄甲再戰而哥舒拔城大  
梁雄藩不暇自守維陽巨防屢申款附公用軫於懷

謂三軍將士曰今大盜移國京師不守公私塗炭皇  
帝蒙塵未見申包胥慟哭於秦庭但見姚令言稱兵  
於肘腋希烈屢勝勝則必驕驕則可圖也軍雖小仗  
順可立大功在於此時也

公雖外示威武而內攻守之計未知所出百姓李通  
耽翫之士也聞之謂子弟曰吾聞君侯勲庸久著才  
業甚高衆所具瞻遠近景慕今以西鄰傑逆密邇封  
疆有勤王報國之心無曹翽崩通獻竒之士於是策  
蹇足造軍門請謁於公將吏問其故通以情告謁者  
乃見之公謂通曰來我轅門有異見乎曰然公曰子  
試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揮洗元德三詣亮廬韓信

請計於左車此數者求賢之謂也夫決安危之策定  
理亂之機佐造化之功攬英雄之志除天下之禍議  
萬全之計不在思賢而在知賢今天下安危在於淮  
楚師律振則三吳安三吳安則國家不失外府君侯  
即宜收集子弟禮遇豪傑閱子房黃石之書披淳風  
衛公之術奪賊馬以益騎收賊糧以益儲殄滅元兇  
致君堯舜若不然則閑鑿深壘按甲養兵自保封疆  
外假英雄內修文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如是縱不  
能牧馬申蔡豈使虜入封境哉張公曰子少止吾知  
之夫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  
萬日費千金又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昔者李陵提兵

卒五千深入絕漠當單于莫量之衆吾今兵數不減  
於陵矣賊又擅帝王之號假諸侯之力巴下襄陽而  
令若秋霜盡歸本鎮而飛走無遺殺戮不辜過於赤  
眉黃巾矣及攻州郡剝喪黎元塗炭士女奪人之妻  
離人之親劫人之財孤人之子王孫之室翻爲原憲  
之貧糜竺之家乃作鄧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  
今當圖萬全之計不知一戰之策也張公深識遠慮  
潛圖密謀人所不測也知本道必有與賊通好之事  
賊必有往來傳命之使欲因斬之以建功業大興師  
旅以成其勲是以匿銳沈精通不之知也  
未幾本道揚州節度司徒陳少遊見元兇兵威日盛

謂三軍將士曰揚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寧兇勇難與爭鋒今可以權計羈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討擊副使溫術於元兇塗出壽陽張公知之乃繫術於官舍而搜其行旅果獲款狀使使上進有詔追術帝親問其故溫術雖即言之猶爲魯諱帝謂術曰張建封據一州之地馳半縣之卒當賊大衝少遊居維揚雄藩脂膏之地十萬之師唵嘯可致竇融河西乏節應爲漢網踈也帝居行在且復舍垢而已

尋元兇使僞殿前散將兼衙前虞候楊豐送僞赦書於揚州張公察知而獲之乃集三軍將士百姓士庶等謂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驟遷台鼎素無才行偶

遇時來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禍物極則返木秀則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楊豐敢與兇謀構我節使昔漢將寇恂斬隗囂使而下其城今是時也斬豐而表聞帝覽表大悅加公御史大夫廬濠壽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勅書手詔繼踵而至軍聲大振

公於是敞大幕立義旗賞英賢練士馬大豪俊傑爭來効節公皆隨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盡其能幕府無遺才矣遠近向慕元兇懾氣將士皆樂死戰公乃蒐三軍之實聽輿人之頌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也元兇北下汴州東破襄邑全師攻逼寧陵土山壘道

瞰臨城內公乃悉銳躡其後師次固始賊顧望寧陵  
返旆至於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馳以赴固始之急  
張公既解寧陵之圍復全軍歸保於霍邱所謂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既而飲至策勲慶賞遂  
行無不忻然元兇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敗後尋亦  
憤恚而卒詔拜公檢校右僕射兼徐泗濠節度觀察  
處置使錫賚繼至御札盈箱其見寵遇如此

奉天錄卷三終

奉天錄卷四

唐 趙元一 撰

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北渭水之陽謂侍臣  
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時工部尚  
書渾公聳轡而對曰易稱先號咷而後笑素王之至  
言肅宗幸靈武代宗幸陝郡尼父遭匡人之難絃歌  
不輟其聲故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  
濟河六師巡狩駕次駱谷青山有八十四頭盤直上  
千仞山勢峩嶷攀蘿登陟見蓬萊之遠岫遙望五峯  
似一拳之培塿山頂無草木直下望煙霞時聞春鶯  
關關往往山鳥叫嘯日旰萬乘思食前路尚遙躊躇

之閒忽有一徑不容乘騎人可纔通循此而行過數  
百步忽見僧房嚴肅廊宇清閑石砌散花金鋪曜日  
彩素丹雘樓殿遍谿寶鐸喧空和鈴雜吹地逾高勝  
境界難思池沼澄虛下含煙霧異果呈實殊香滿空  
千葉蓮開萬年花發芬芳菑相映林泉又見老僧  
年踰八十貌古神秀氣清體閑先驅稽首謂老僧曰  
皇帝巡狩路阻崎嶇谿谷萬重杉松拂漢脩途尚賒  
日盱須食帝將憩駕御膳如何老僧曰聖人行幸迴  
駕在近左右扈從其數幾何先驅曰若在路從駕其  
數莫量今在左右纔有千數老僧曰千數之膳何足  
介意先驅見山中人物既少慮難修辦老僧心知謂

先驅曰昔左慈術士也尚卮酒片脯犒勞三軍醉飽  
況香積之飯戒定慧之薰修百萬人天尚猶不盡況  
乎一千人數胡足爲多矣於是飯瑩珠光羹鮮玉液  
明踰麗雪香奪芳蘭扈從千人無不飽足聖人憩駕  
歡情見容心思聖言再欣再躍食此飯者身安體輕  
皮光色潤知是聖人無作作則感動天地靈祇百應  
元缺是忘機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徑路僻人稀  
山頂孤峯唯聞猿嘯清風明月空伴經行之時流水  
行雲豈知坐禪之劫  
聖上迴駕循路南征俄忽之閒回首返顧但見空山  
萬仞石壁千尋草木不生罕逢人跡皇帝倍生驚異

馬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諸佛聖化也國祚之所  
恃蒼生之所仰願朕早尅京師天下通流必無留難  
言訖循此數百步南望漢江仲春草青俯臨細水目  
送歸鳥心懷漢宮皇帝潛然不覺揮涕百官扈從強  
笑含哭從此南行不過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  
萬尋風水潺潺似鳴琴之逸韻雲蘿葍鬱狀仙洞之  
幽棲石壁紅崖自然錦障猿聲鶴唳過客傷心於是  
三秦遺老雪涕而望乘輿行路咨嗟相視而思漢德  
趙魏之將返旆而討賊臣恒冀諸侯攜手而歸德化  
三吳三楚稽首而捧綸言三蜀三秦罄節而宣王命  
駕次漢中梁洋節度嚴振草創朝廷盡忠社稷位兼

中外銓敘羣材行在肅然遠近忻慕四方貢賦如百  
川之奔東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陽之輻輳焉  
上以僞號未翦志復中原盡禮接垂釣之賓罄恩感  
拔山之將皇帝曰萬方有罪責在朕躬今社稷不守  
播在山谷緬思七廟無主八陵絕饗莫不痛心疾首  
今須擇名將揀良臣授鉞專征誰可任者朝廷衆議  
以工部尚書渾公可充此役乃擇日齋戒設壇場皇  
帝先居正位渾公北面而立帝親操鉞授公曰上至  
於天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  
退而喪軀審候敵情善觀時變務在全軍濟衆順天  
除害公乃卜吉日備軍儀鑿凶門而出師帝自推轂

乃辭而行是日軍中不聞天子詔但聽將軍令介冑之士愕然相謂曰萬國蒼生之命懸於將軍矣  
渾公身擐黃金甲領步騎三萬從斜谷出師李楚琳雖與朱泚通好畏我奇謀不敢出戰渾公自渭橋元缺一字水之陽引師東上至武功縣會泚以步騎四千人玉帛三千馱自長安而來欲往鳳翔涇原充三軍結好共拒天命會公於武亭之川泚卒素豐金帛先來挑戰渾公以士馬遠來未元缺一字遂抽軍於武功西陂下營以挫其銳氣渾公先與羌軍和好使其遊騎引之取路於東原而入渾公自將麾下從西陂而進合勢蹙之賊軍大敗斬獲殆盡積屍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

驍卒四千一無遺脫所獲金帛並充羌軍賞給禮而退之公一無所取然後引軍入奉天城移牒諸道渭北靈鹽邠寧涇原鳳翔等諸道繼至中原尅復自此而始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渾公之謂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僕射李公晟金商節度尚可孤同華節度駱元光神策制將高秉哲潼關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東渭橋至終南山百有餘里南北布兵騎士行列前後如魚鱗焉李公從苑東北角壞垣而入泚不之覺泚用張光晟為門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勢窮因為內應李公縱騎至於白華殿



泚方知官軍大入不敢枝梧策馬而遁李公搜索官苑殄掃羣兇然後使之號令此句疑都人不知軍令肅如也

渾公使河東節度兵馬使王權從中渭橋而入公與李建徽韓遊瓌戴休顏張憲甫等西至茂陵東至周市坡夜半下營遲明就路逮乎日出連騎齊驅朱旂焰天元甲鱗地咸陽孤城一鼓而下

渾公使先鋒遊騎東入長安然後大軍繼至與李公同梟兇黨先鋒至三橋逢李公使者賫牒與渾公令取北路追泚渾公却入咸陽與諸將計會諸將皆云李公使者言從東面收城國家金帛寶貝三軍豐足

而我諸軍跋涉山川侍衛乘輿草創建朝廷返旆破殘賊李公下長安賴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賊移牒北軍是輕我也且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見機不取更欲何爲且李公士馬不過十五萬金帛旣豐必有驕我之色官苑綵女悉爲僕妾各自顧金帛守妻子誰爲戰者今我此軍且有朔方神策幽隴宿衛不下二十萬若卷旗而取之如餓狼之逐跛兔鷹隼之擒困雀也騏驥之逐駑駘也今若不取後難圖也渾公愕然而謂三軍曰將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昔藺相如駐車避廉頗分路而行車下之人請歸穡養相如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

路廉頗有不強之色臣下無依請歸田里相如謂從者曰廉頗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懼秦昭王豈難於廉頗耳今諸侯不敢加兵於趙者爲吾與廉頗若吾與廉頗相得失勢不兩全諸侯乘危而進軍趙必危矣吾是以避路爲趙國社稷非難於廉頗也從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頗聞之負荆請罪爲刎頭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衛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兇之勢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竊號於梁國懷光不賓於晉府聖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進軍當有懷光脫文得志於蒲晉希烈侵淫於河洛齊魏抗兵於封境即

人臣道喪聖主何安根本未寧枝葉何寄吾是用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將士優賞至高足豐其用公等父母妻子並在長安今若與馳逐則白刃之下孰辨賢良黃塵之中寧分貴賤崑山縱火玉石俱焚霜飛上林芳蘭同殞流血積尸之地寧分父母之容千軍萬馬之中孰察妻孥之狀公等血屬豈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誅斬兇黨獻捷王朝子孫榮慶於前恩光更流於後豈不休哉三軍將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師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寧州官屯從者梟首送於漢中渾公擁節與諸將返旆迎駕而歸於國都也孔子

日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豈不然乎

李公晟電掃關中櫬槍已滅風行草靡車軌攸同兇黨伏誅枝葉皆盡逆人之迹並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稱萬歲李公軍政鄭雲達時爲行軍司馬收長安爲前驅焉畜銳披堅拔距摧敵上知文武絕倫深謀邁古屢有詔旨寵錫殊常初收京師充搜獲宮殿斬決解補皇城留後灑掃禁衛如此等使踰三旬焉車駕歸復京師尋遷給事中衛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聲名籍甚執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謂諸

執事曰晟有渭橋之捷並是鄭雲達之功今天下無爲方欲指陳得失莫見皇帝還京有乖雅意衆俱茫然唯稱不敢其見推之切如此張或侍郎令公之子婿也見機之士也請固守渭橋倉轉輸諸軍糧儲有繼祕略元勲忠誠決命贊令公義勇參佐幃幄大興王師掃清宮掖可謂佐略之雄也王賁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氣雄酷似其舅佐渭陽而主定大業功冠乎時統師旅而雄勇絕倫忠義宏代累受詔旨誰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謂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矣軍帥孟日華膽勇殊倫謀猷罕匹以戰必勝所謂興王以守必全所謂寧國七擒七縱深

知敵情負戟前驅當鋒瓦解帝嘉其誠節寵錫殊常  
尋拜工部尚書渥恩屢至可謂中興之良將也令公  
輔天地正星辰實此四公之力也雖古用賢不啻過  
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貸時僞門下平章事張光晟恃內  
應之功辭公先往迎駕擬立功於衆臣之上李公知  
其姦詐乃集三軍而讓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  
反是以伺隙吾聞忠不惡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  
晟嘗有脫文且同謀不終其義佐漢又非純臣事迫勢窮反  
噬其主晟方掃除妖孽洗滌宮闈四兇碎首於王階  
三苗屏除於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亂我邦國將付大

戮以戒將來豈可使首鼠豎子與我同天乎付都虞  
候賜之極刑光晟臨死而言曰傳語後人第一莫作  
第二莫休此乃賊臣之詞君子曰神策祕筭豈昔智  
而今愚俱爲漢臣何前忠而後亂二心事主豫讓之  
不爲三思而行季文之善志

李公一清宮掖德比伊周再殄兇渠功超衛霍社稷  
立宗廟安命有記言二字疑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詔  
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諸鎮各量功補授其廊廟資  
格制於行在

工部尚書渾公自下咸陽追捕逆黨與四鎮節度迎  
駕於洋梁大駕還京威儀輦轂前後部伍兼四鎮六

軍神策威遠並渾公爲總政而歸於長安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渾公有焉

皇帝發自南朝來歸鳳闕雨師灑潤風伯清塵玉柱金繩御路星布金吾六軍神策四鎮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衛將軍省閣郎署先驅後殿旌旗蔽野雅樂喧空麗日披雲緣山被谷駕次陳倉縣鳳翔節度李楚琳與九縣官吏耆老等五千餘人拜舞於上前上令中使宣勞官吏耆老等楚琳一無所問以其貳於我也

初楚琳與張鎰腹心見泚僭僞遂賊殺鎰而歸泚泚

授楚琳鳳翔節度泚攻奉天楚琳供應及李懷光救援軍次涇陽泚却守長安楚琳勢窮遂進節奉天帝不悅命左右焚之即欲元缺議上以天步猶阻含垢匿瑕且爲容忍遂發使賜楚琳節羈縻而取之後懷光阻兵帝幸洋梁楚琳又與泚通耗帝聞之深不平皇帝還京楚琳從駕至長安詔授右衛將軍表請出家有詔依請遂不得志愁憤而卒

上至咸陽縣李公以金商同華神策等軍馬自丹鳳橋至於便門六十餘里御路兩旁前後魚貫錦繡交錯朱紫相輝鐵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書渾公嗣鄒王寓京師都防城使侯仲莊靈鹽節度杜希全渭

北節度李建徽駙馬都尉郭曖邠寧節度韓游瓌羽  
林軍使令狐建金吾將軍論惟明等五十餘人並是  
柳營上將麟閣功臣爲前驅焉

上發自咸陽縣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駕於路  
寶幢幡蓋金爐輦輦排空塞野駕至三橋中書令李  
公與同華節度駱元光金商節度尚可孤潼關節度  
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將高秉哲等奉迎於乘輿  
李公見上自撲於地號哭良久氣絕上亦悲不自勝  
詔令左右灑水救之方得蘇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  
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與河北叛將鋒刃  
交馳將必清宇宙之沴氣洗乾坤之瑕垢然後返旆

歸朝致君堯舜不期事在蕭牆禍生不意涇原作難  
朱泚亂常大駕播遷宗廟無主此則國無謀臣致有  
斯禍言訖哽咽舉身自撲流血灑地億兆之衆莫不  
潜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復神京百姓衣冠或號或  
泣或喜或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燈  
狀嬰兒之逢慈母是知龍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  
居麀穴鳳巢之場豈鶴鷗之所止慶雲騰而萬方喜  
麗日升而六合明散寶玉以賚功臣改秦科而用漢  
法吳山楚岫雲霧廓清碧海滄溟波瀾肅靜文無不  
盡武無不甄堯風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萬方泰於

是議封賞禮山川蒲輪結轍於幽巖茅土分封於將  
相皇帝巡狩知稼穡之艱難大駕親征悉軍旅之勞  
苦玉移荆岫陰德潛通桂馥幽林芳香更遠  
於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鴻恩於大赦率土大同羣生  
遂性然後聖上坐紫極以問政考青史以求賢千官  
指日以獻誠萬方重譯而來貢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雷霆息怒明煦嫗而爲心日月所臨知聖德之光大  
修神農之播植垂堯舜之衣裳凡在生成孰不慶幸  
方復責躬克讓庶績咸熙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察璇  
璣而齊七政調律呂以暢八風疏山奠川任土作貢  
休徵允集惟德動天書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時太極殿前紫荆樹直下數仞偃蓋盤旋枝葉蔓延  
傍蔭百駟羣兕竊據磨牙噴毒物由人感其樹勁死  
皇帝歸復榮茂如初則知聖澤滂流恩霑草木時金  
吾將軍論惟明上詩曰豺狼暴宮闕拔塗凌丹墀花  
木久不芳羣兕亦自疑旣爲皇帝枯亦爲皇帝滋草  
木尚多感報恩須及時皇帝披翫久之龍顏大悅令  
中官馬欽淑宣旨勞慰賜綰一百疋雜綵二百段金  
盤一信宿帝謂惟明曰朕心即終南之不移卿志如  
寒松之不變不惟吾荅卿勤王別有茅土報卿忠義  
尋除渭北觀察惟明受旨而色不暢帝知之謂惟明  
曰卿家有諱所以授卿此任也惟明受詔赴任續有

詔言謂惟明曰卿父成節但諱成不須諱節尋加渭  
北節度兼觀察處置等使中使繼踵其寵遇如此  
時洛陽定鼎肅穆而禁苑生風西漢秦宮垂拱而神  
光滿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興萬姓千官接袂而  
沾聖化方且大引時望廣樹腹心蘭菊無遺幽滯必  
舉遠安邇肅俗阜民康分建諸侯維城作鎮渾公殄  
懷光而鎮河中李公撫涇原而鎮鳳翔然後知邦國  
有難忠義挺生則天欲崇武氏狄公爲死諫之臣韋  
庶人構禍宮闈劉幽求定策梟戮安史繼逆汾陽王  
功濟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掃定沃沚嘗有而清帝室美  
矣哉松筠之節經寒霜而轉秀英雄之士對白刃而

彌堅凌風守義破膽墮腹不怯平生志伸主辱故能  
使兇徒瓦解不忘戰將之功醜類殄殲足表濮皇二字  
之德美矣善矣實社稷之臣也

奉天錄卷四終

卷四

三



奉天錄後跋

唐趙元一奉天錄四卷元明藏書家均未著錄然全文備載永樂大典中不審當時何以不收入

四庫意其與正史抵牾文義錯謬無從攷證耳四川龍觀察萬育得諸徐太史崧家未及校正以活字版

印行不分卷數截然四段細按之即原書四卷也近又得常熟張氏本雖是舊鈔所分四卷多寡不一改易處未甚精允今仍從永樂大典本擇其善者補正一二其不可強通者仍守闕疑之義此書與安祿山事蹟平巢事蹟相類皆唐人舊帙絕無僅有之書沈晦深爲可惜司馬溫公通鑑攷異引徐岱奉天記八

問

條中有一條與趙錄字句悉合則在宋時徐趙兩家亦已溷淆局中未暇剖晰此可證也刻既竣為跋數語以質龍徐二公庶不負傳世苦心云江都秦恩復伯敦父跋尾

天

